

攻

媿

集

一四





攻 媿 集
(四十)

J
17.8
1.2015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七十八

題跋

跋欲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鼈。郡人李公新號跨鼈先生。有書一編名欲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欲。倦也。丁度謂字或作飢。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飢。而釋者亦云倦飢。疲憊也。先生之書以欲名。蓋示其倦游不賸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欲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鼈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欲而有飢。集韻欲。胡官切。饅欲。亭名。在上谷。饅。謨官切。說文解字。飢。其虐切。相跨飢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欲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鼈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爲避。飢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裕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飢。己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九。執執等之九。恐筑之丸。皆當从飢。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飢受詘。曰窮極倦飢。俱音劇。倦飢。疲憊也。而說文飢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微飢受屈。謂以力相躋角。微要極而受屈也。飢。竭戟切。飢。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飢字也。跨鼈之書。不應取跨飢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飢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

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飢字。而有可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蘊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刊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考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蒿。莖。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莖。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升。第未知莖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嘗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於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旣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疊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饒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爲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繡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人之世。次曰景公繡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繡爲正。周繡女及數繡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尙

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爲魯公爲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髮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爲此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爲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僊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爲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爲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爲監鎮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僊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爲顛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爲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鑰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年方識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爲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其間以袒爲但。以轉爲梅。以薩爲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康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爲魯公客。後又爲坡谷所稱。至躡括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奇功。似郝靈筌。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

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篇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季路尙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辨其爲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旣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旣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爲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墓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槐。皆以畫得名。

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獎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卻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

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爲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爲齊郡。以濰州爲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竝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嘗會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真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

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鎬。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跡。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爲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鎬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目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寢寢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鎬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

奏藁及日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爲流涕。公論旣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溫已專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爲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卽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爲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溫左丞相。其子知誥爲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爲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卽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爲司空。宋齊丘雖爲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諡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荼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僞楚檄藁

博陸侯旣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勅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

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卽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薊林家規

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倅。旣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旣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爲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旣以薊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奕。負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捧手從遊。天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廡。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敍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袞之襲。下飾小己。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臯陶颺言載廣。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燕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

視臯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奧。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瘠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庖。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罄嘉謀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尙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尙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鑰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斂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土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鑰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黟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敍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鎬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

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卽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旣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吝。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衡勉齋說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衡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尙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閒矣。元衡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莫不當以爲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簡而無傲。臯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

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瀕改字景劉

劉瀕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瀕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瀕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奴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瀕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瀕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瀕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案)以上節錄南史孝義傳之文。

瀕數歲時。伯兄尙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瀕瀕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瀕旣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壘。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瀕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產。而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

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溲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尙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傲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寢遠。龔公澆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壘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

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擺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擺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函傳之。邪娑娑難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於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尙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

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願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助同堂而居。求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於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尙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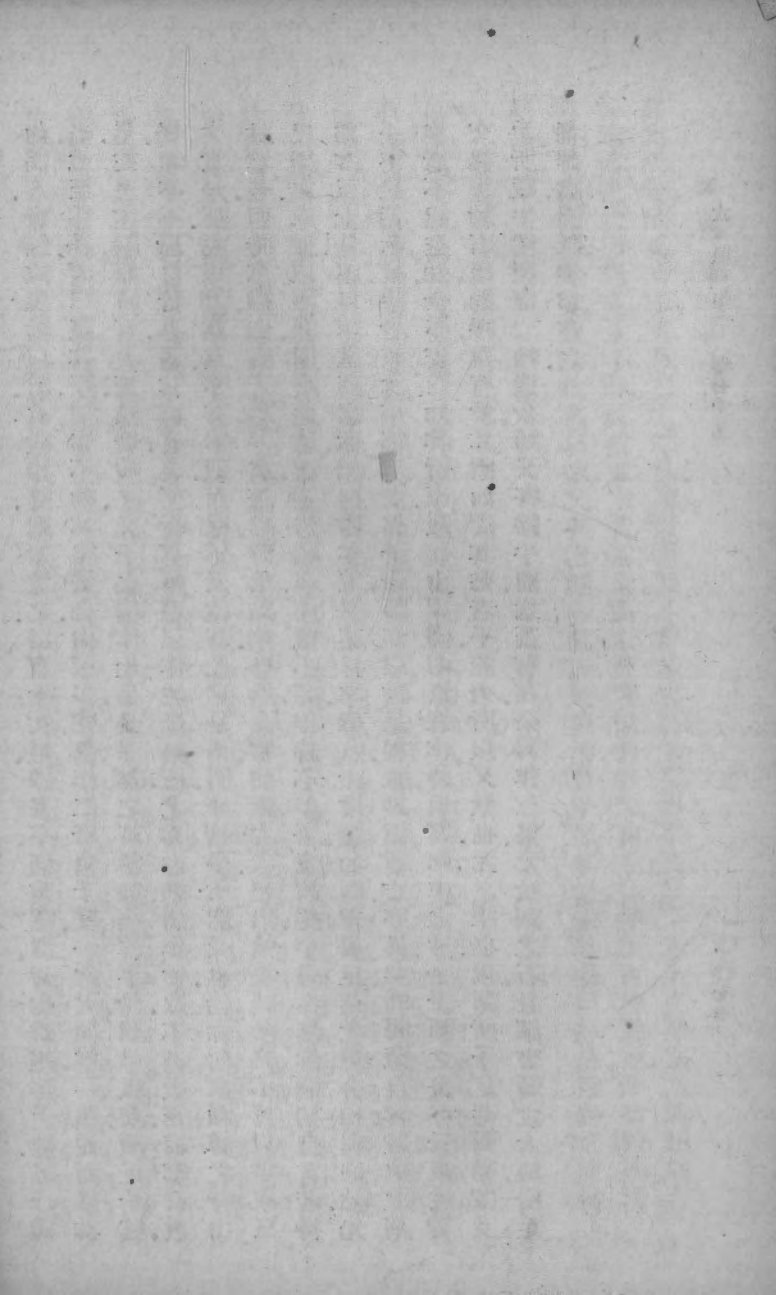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瀟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坤爲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盡紙作歲寒三友。妙絕一時。嘗問尙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臉。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

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出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踢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鼻。鼻聲爲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煙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爲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爲書之。



攻媿集卷八十

賦

課董。〔案〕原集別有試董一卷。其目曰。宣王內修政事賦。玉卮爲壽詩。注以省試。光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炳星緯詩策三道。注以教官試。又有策問一卷。合御試召試。省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

十有三篇。今並缺佚。無憑錄刊。

受降如受敵賦

以受降之際。亦當嚴備爲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於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特敦厯。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櫬。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

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尙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勅敵。雖聞其讐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旣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爲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楫。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爾乃緩引蘭橈。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忽形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壻于中邦。謂夫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顧鯨波而作誓。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尙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隕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

廈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食漿以迎爲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簞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旣己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囊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饔飧共持。我之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迓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爲。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顧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後。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釀酒以犒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成篋元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

王師。又豈止于壺漿箠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爲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不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義經。詳推闢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息盜集之奮。破野戰之羣龍。回颯既止于九縣。擘雲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驥如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爲弓賦。以修身爲弓。發必中矣。爲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爲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尙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爲。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奠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爲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爲的而思爲矢。彼有忠信。爲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爲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尙角尙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理旣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尙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爲。志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以尊賢則士願立於朝爲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

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僭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羣髦與八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恥山林之入。望旒纁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竝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己進退。觀道興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蔬釋蹻。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高嶺四人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西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壁者。非捭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來趨舜門。盡令離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閔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臥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在立功爲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

出俱懷奔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卽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媿萬全之策。今焉賈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煙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殺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旣聞國恥之湔。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不讐。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旣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眚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爲韻。

本旣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原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爲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爲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爲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旣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

茲蓋威棱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爲夫儀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乂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爲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爲韻。

國旣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連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爲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旣存生育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旣循度而至止。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

格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爲之疾徐。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旣居析木之津。遂興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考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好謀能聽爲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爲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爲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蓋由

子天性。願將軍何以教。深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用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爲真王。爲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爲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鞍。戍卒能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聽。人亦爲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爲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願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爲。蒙膏尙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欽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

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尙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旣未成。則尙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尙何有旣。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爲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旣望風而應也。

一作乘破竹之勢也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旣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

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也。無不徂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成鼓。民思已深。萬里起篳壺之念。中原復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欲聞乎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敍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歎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穉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

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救功而底績。掉舌而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鄙。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誚于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聽。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爲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厥本源。是理會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爲。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賾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會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考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

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鄆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爲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於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之不己。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樂。鄙

弗能之后。夔鑄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缺兮。豈巧舌之能騁。天下之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攻媿集卷八十一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逸。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爲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闋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壁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滄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繇繇尙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圓著。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嗜。此身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清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眞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殞之餘。銜盃漱醪。眞欲遜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翱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而氣益增。齋墮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旣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與寄高遠。渙浥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于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賚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

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雘。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澗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筆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潏潏。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雙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觀面見。莊嚴五采。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旣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苾芻。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畫二師之像。求余爲贊。苾芻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旣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于以補教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眞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眞箇了此一段大事。

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也。

鑑堂听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機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線。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腳。我則不暇。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眞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廈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眞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瞻堂遠老眞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眞圓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眞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遠寺尋山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檝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爲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踐過足菴。卻來攻媿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閒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爲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腳踏著投子機。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游。芒屨未穿心已嬾。不如莫莫且休休。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卻來還。舅甥相與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閒。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要是歸來當一見。待攜藜杖訪支公。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壺籌投盡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八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峯頂上。

金峩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卻不。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鶴。赤腳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子。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虛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

听老自號鑑堂來住廬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郡齋。見所與心聞一偈。慶元六年。听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有九百箇。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一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卻作麼生區處。快道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圓無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卽心是佛本無難。錯卻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爛游。城裏山中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難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目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聲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眞。若待出來方識破。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唇。包著許多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爲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爲忌。庠者。養也。頤者。養也。名庠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卻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頤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頤云。有身有苦。無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爲下。

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爲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爲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腳。休休休。莫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攻媿集卷八十二

祝文〔集〕原自此卷前有致語十五首。上梁文四首。勸農文三首。合為一卷。已佚佚無存。又有青園三十四首。別為一卷。疏文九十六首分為二卷。大率道場祈禱佛寺功德求僧募緣之作。今並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教授

殿久弗葺。墮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通判

東嶽行祠

秦嶽以膺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鑰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尙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鑰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

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禱禳。昔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祇敬靈輿。巋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酒殽。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鑰贅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萬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爲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溫州謁廟祝文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

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詞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云。惟王勳業冠于唐室。威德著于是邦。鑰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爲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爲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鑰不敏。竭力以祗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祗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蝻螟之酺。慶厓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蝻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卽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於蝻螟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以全歲事於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

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脩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於茲有年矣。鑰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於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於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為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任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薄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於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敬承寵渥。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筮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於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為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艸。敢以四告。併修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寢逾分量。幸逃譴訶。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祗服命數。以侑我後人于無斁。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鑰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爲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塋域。顧瞻松楸。音容如在。尙惟歆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薦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旣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窳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洵更大郡。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鑰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塋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鑰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菴之後。是時卽議少遷冢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鑰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

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割何極。鎗等忍死力貧。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耐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殯。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旛追薦。併惟歆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耐于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尙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旂。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髣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主祠堂祝文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久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尙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爲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

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以下代溫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一作區道某官。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願不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爲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騶。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醜。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騶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尙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

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靡豈得已。靡爲膏澤。據此疲氓。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旣閒。人亦少休。旱暵告病。惟神之求。連蔓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燒。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尙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埃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尙虧于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奠緇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與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旣久。千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雩禱。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旣。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而應。是焉可誣。尙請于朝。以伸陽報。旱災之餘。人心爲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烈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尙冀時若。以迄稔歲。

祈晴一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禎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禮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旣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藥。汨于深寧。東作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存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野。曾不淹辰。廓清氣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相唐。功著千載。變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尙期終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玄雲滂興。密雪交下。益以霰霖。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芘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溫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旣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

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禱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唯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具依。是用祇謁祠下。豫馨叩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汔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庇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淩雨。一日掃除。祇謝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早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謁。用求于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靈貺在民。朝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早禱未容。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噓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臥于靈湫。爰遣屬僚。脩郡故事。仍將緇流。諷頌致禱。挹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時于此乎求之。神尙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災。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旗旄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芄芄。策勳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徧于羣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與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早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卽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予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旣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旣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禱。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旱旣太甚。

咎或在茲。聞之暢然。其敢事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聞。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誓率毫悅。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域。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霽霽。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介穡事。其尙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潔。微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士。擢公朝行。首館郡組。宣暢皇風。獨除虐賦。去歷華途。爲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人歎。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畫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場。冠佩容輿。道貌粹然。爭先快觀。鎗去二百年。叨繼前武。敢曰尙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鄭校序拜奠謁祝文

代鄉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爲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兗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矚之。敬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子何人。鄉黨尙齒。遺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攻媿集卷八十三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觀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輻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颿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旣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尙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

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脈。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盛壯。猶不堪飛處之墮。況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

廓然○同
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峩豸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殺。乃酌斯疊。矢辭一慟。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

淮○同
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任諫垣。數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僂。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緝儀大典。奉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宜。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盍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旂。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衰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

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蹇蹇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排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歎。論事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齋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尙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彥逾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人才于瓜瓞之縣。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爲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氈。阜陵畀以三輔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鉅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

兮。謂成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勃之間。觀大明之
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勳名而弗專。望蜀道而
再登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螟螳之羣喧。馳容
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于罔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語
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于棹閒。繙萬書以自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
盜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
弦。起大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
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會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
于哀纏。悵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
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棊再戰兮。望之者或以爲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
相和之篋壘。忝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病兮。尙蹉跎而蹒跚。陪露門之進讀兮。又
聯鑣于九關。公旣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謂獨居而無偶
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憖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母之窀穸
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
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繡帷兮。慘東望之風煙。尙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

吁。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哀涕之潺湲。

又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功成不居。棹閒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尙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尙期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濺。

祭趙侍郎 韓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渡。名勝昂顯。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雖離。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道出。轎坳儲宮。瑣闥批敕。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据古。昭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瘼民雍。自茲倦游。冥冥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冲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四明尙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旣頒。盡還故封。宜對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獻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旣旨。有殽斯豐。公乎來乎。

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尙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寔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涓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粹。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所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顛顛。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舛望。猶庶幾復。

起而爲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爲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壁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朗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 彌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卽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窀穸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遽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 伯序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尙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稱涕洟。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尙歆薄奠。奉公之喪。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吏。若何爲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

又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旆慘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執紼。變歎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尙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醜。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驚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尙何言哉。相向而哭。

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又辭靈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纆東去。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尙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旣積。物望深重。是當芻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慤。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瞽。時樞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

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觀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爲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爲矣。臥家優游。尙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尙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擬之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閩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未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箴。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嗇。祕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鎡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慟。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刪定大辯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兮。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父兮。自齟齬而爲羣。飛黃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悵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于細氈之間。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詆律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眞出于意表。會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鑒裁至高兮。不以我爲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翻飛旄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尙何問于穹旻。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偏。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鶴。知已在朝。聲勤魏闕。當夷途之欲躩。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鶩藝苑。深探理窟。

冀此生之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揆之公言。願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穎廣頤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墟壤劇刺。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辦。孰爲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壁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尙能聞此言于髣髴矣乎。

祭姜總管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棼。解繩之亂。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權。所至增衍。郡國韜鈴。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寓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嗟。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澣。

祭劉宜人王台州母

猗歟夫人。婉孌靜專。生自名族。孀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

丹丘赤城。版輿輕軒。壘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率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蜨蟬。壽開九帙。尙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矢哀。涕洒潺湲。

祭史宜人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唐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燎鬢。醫禱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忒。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壻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居率川。既富且庶。後乃日腹。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奮。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寢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說。妄夸真詮。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

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茗盃三酌。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 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歸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翫鱗。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爲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邇。詩筒屢廣。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爲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計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局。望東山以興哀。尙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 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矻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樞。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

不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知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尙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歎。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洗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廡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陸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瀣。

祭趙安國錄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澹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祖順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于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

眞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寧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旣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乘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眞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纒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爲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善述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秋。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旣敏而明。受知孝皇。擢眞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爲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扁。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鑰投分素深。齊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策判統通判

猗歎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旣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

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割滯訟。自以不寃。五溪峒蠻。動與戈鏃。匹馬深入。且諭且鑄。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喙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懇。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壁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緊誰是遵。悲夫傷哉。靈輅有行。雙旆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爲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爲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爲尉爲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隔。孤嫠惻惻。葬從其先。遠日數旬。

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彙世。上舍之孫。香彎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且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藉田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彙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迺遭。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藉田。亨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繡帷咫尺。欲酌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